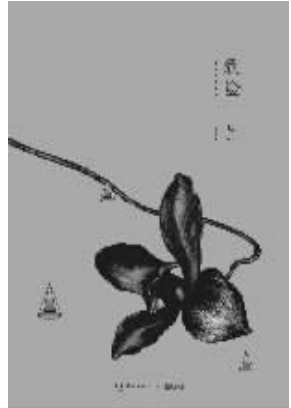


# 张铭和许璟楠在师大校园重逢

悬疑小说



陈幻 著  
湖南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

## 【内容简介】

多年前一个意外,令他们纠缠至深,又注定永远隔离。不速之客的出现,意外击碎了封冻的冰川。面对不可能实现的沟通,他们被逼向最荒唐的选择。为了在一起,必须分离。能打破僵局的就是危险,是危险让他复活。一个悬疑故事的外壳下,是被层层悖论包裹的现代生活。婚外恋、暗恋、心灵的控制与解脱、谜中谜……每一步选择都看似合理,组成的竟是一幅最荒诞的画。谜底揭开的同时,展示现代人心灵深处的相遇和错过。

## 【上期回顾】

许璟楠和杨霄找到了当年医院的护士长,了解了大致的情况。

1. 手机已经响了一个上午。姜燕几次绕过,不知该如何处理,那个响声让她非常心慌,像有什么东西在追赶着她。她决定如果再有一个电话打进来,就去叫张铭起床。画展正是最脱不开身的时候,张铭没离开过卧室,从昨晚睡到现在。她轻手轻脚来到卧室,张铭一只手搭在床头柜上昏睡。

她故意去抽屉里翻找,想弄出点儿声音,又不敢弄醒他。

张铭睁开了眼。姜燕吓了一跳。“你手机一直在响。”张铭翻了个身,仰面躺着。

“不知道会不会有她打的……我没看……”她小心翼翼地着他的脸。“要不要我去给你煮咖啡?”姜燕打起精神。“看样子那些人都等着急了……无论如何画展都得办,还有十五天我们就解放了……”

“多少天?”张铭突然坐了起来。“十五天。”

“我去煮咖啡。”姜燕有些待不下去了,径自朝门外走去。“姜燕——”张铭叫住了她,“是我告诉她的。”她心里一颤,胆怯地迎上他的目光。

张铭一边穿衣服一边说:“是我告诉她有吕晓雯的存在。”

姜燕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。他说话口气里甚至带出些神气活现,完全不该出自她认识的这个人。她既觉得陌生,也觉得害怕,半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,脚步发着飘,继续往屋子外面走,好像想躲开正袭击她的什么东西。

“张铭,你这么多年来一直非常恨我吧?你可以直接杀了我,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力气?你为什么要用这么长时间?”“我为什么要恨你?”

“你问我?”“我问你。”“你怎么不去问她?!”姜燕喊道。“什么意思?”“你自己已经把答案告诉她了。”“什么答案?”“你不知道?”姜燕突然歇斯底里,“你装什么装!”张铭没有吭声。

姜燕崩溃地大笑。“你跟我说你不知道?”即便她愿意主动离开他,也想不到他会有这样的背叛。她以为自己这段卑微的爱如果还有一丝尊严可言,就是他们会永远忠于这个秘密。如果还有一丝亲密可言,就是他们会一起死在这个秘密里。

张铭没再说话,转身到更衣室的橱柜里,拿出旅行箱,开始收拾衣服。姜燕尾随其后。“你要去哪儿?”她完全慌了神。

张铭头也不抬,拉着箱子从她身边走过。

姜燕像冰雕一样站着,目光安静地跟着他移动的脚步。“你不是问我为什么会强好吗?”张铭竟然走不动了。

姜燕用不是很高的声音轻易抓住了他。“因为你。”

张铭觉得她的声音有些异样,心也跟着一阵狂跳。他艰难地把目光移到她的眼睛上。对视的瞬间,姜燕原本满是怨恨的眼神突然软弱,在他的目光里化开了。两个人眼睛里都充满了眼泪。

“她在贵州。”“什么?”张铭惊讶地看着她。“她往你手机里发了一张照片,姜燕擦掉眼泪,“我删掉了。”“什么照片?”“师大门口。”“你现在告诉我是什么意思?”“你现在可以去了。”姜燕说完,朝楼梯口走去。

张铭看着已经走上楼梯的姜燕,一句话突然冒了出来,“晓雯到底是怎么死的?”姜燕冷漠地答道:“你希望她是怎么死的,她就是怎么死的。”

死的。”

“我不希望!”他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愤怒,“我告诉你,我从来都不希望!哪怕是每天没有任何希望地走进那间病房,守着一个永远不可能醒过来的人,尽管我不知道那样的生活该怎么收场,我都要比现在更好受。你不要觉得我说大话,因为你也是这么想的。你用十几年时间告诉我,你就是这么想的。假如这件事真是你做的——我只能说,我们有无数机会爱上对方,可惜这种可能只存在于你做那件事之前。”

姜燕始终安静地听着。听到最后她转过身,疲惫地看着他。“那瓶氰化钾,当年是给我自己要的,是你让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活下去。现在看来,那简直是最坏的决定。如果我当时就喝下去,也许并不比现在更糟。”

## 2. 傍晚,师大校园里人来人往。

从老护士长家出来,许璟楠打车去了贵州师范大学。操场中央是个篮球场,很多男孩在打篮球。她看了一会儿,突然看到对角线有个人正走向自己走过来。张铭背着背包,穿过中央的绿地,来到红色的跑道上,也有些惊讶。

两人找了个草坪旁边的长椅坐下来。“是姜燕做的,对吗?”许璟楠还是问出了这个问题。张铭怔住了。

“医生当时说她有千分之一的概率苏醒过来。”张铭说道,“我一直没有放弃,坚持了将近三年。姜燕是医院的护士,每天陪我一起照顾晓雯。你要问我知不知道是姜燕做的——我确实没有亲口跟她提过这种可怕的要求,但是在那段日子里我总是找她倾诉,也许就是在向她

传达某种信息。这是我这么多年来都不愿去想的事情。如果你不出现,我永远不想知道她是怎么死的。

“到第三年,事故发生了。我当时确实以为只是医疗事故,是当班护士不小心。再怎样和医院理论,人都回不来了。紧跟着我第一次癫痫发作。姜燕每天来照顾我。我知道不该跟一个这种场合下认识的女人发展感情,但当时的心理也非常奇怪,对她有种说不清楚的依赖。事故发生了,不得不说总归是有一些解脱。不是身体上的解脱,而是终于不必每天面对自己的内疚。”

“刚到美国时,画的东西都是和这段情绪有关的,非常阴郁。因为我还是接受了姜燕。既需要她,又觉得可耻。我想姜燕也是同样的感觉。下暴雨那天,我一到家,地下室已经进水了,有几幅画已经泡坏了。姜燕一直在家,她完全可以避免这种状况。她跟我说她一觉醒来就是这样,我压根儿不相信。我知道她讨厌我画那些东西,因为她认为那是怪她、指责她,她认为我一直忘不掉那件事儿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向她解释,我也不敢问我前妻那件事儿究竟是怎么发生的。这好像就是我们之间埋下的一个炸弹,我们还必须假装这个炸弹不存在,还要在上面欢声笑语地活下去。到那天我突然觉得很厌倦——这样下去,怎样都没法生活下去。为了向她证明我可以忘记过去,我把那批画剩余的的全部扔进了水里。”

许璟楠震惊地看着他:“是你们一起毁的!”

张铭苦笑。“我们两个人就是这么奇怪。你如果没见过什么人靠互相折磨绑在一起,我们两个就是。”

# 四海钱庄掌柜要晁信义娶自己的女儿

传奇故事



黄晓阳 冷海 著  
中国言实出版社友情提供

## 【内容简介】

1900年,八国联军侵入北京,京西胭脂铺毁于一旦,一家数十口死于非命。幸存者晁信义立志重建京西胭脂铺,并与对手王记胭脂坊竞争皇室专供权。正当京西胭脂铺和王记胭脂坊斗得难分难解之时,西洋资本和东洋资本悄然崛起。面对内忧外患,晁王两家决定摒弃前嫌,联手御敌,共度时艰。岂料卢沟桥一声炮响,揭开了日本人苦苦布局五十余年的真实面目,两个民族品牌,和整个民族一道陷入危亡绝境……

## 【上期回顾】

水粉质量出了问题,松下长生向晁信义索赔12万两银子,王家察觉到松下居心叵测。

两天过去了。还有最后一天,没有十二万两银子赔给松下长生,京西胭脂铺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。一大早,晁信义出门了,他要去借钱。可是,该跑的地方都已经跑了,到底谁肯借给他钱呢?他心里没底,也就没有了方向。他茫然无措地走着,真正是心乱如麻。前面,一辆马车停下来,有人叫他,他抬头一看,是松下长生。“松下先生,您怎么在这里?”

“晁掌柜。”松下长生说,“你这两天的情况我都听说了,那天我是一时生气,话说得太重。其实我们两家是朋友,没必要这么计较。京西胭脂铺不能因为这次的质量问题就这么倒下了!”晁信义斩钉截铁道:“京西胭脂铺绝对不会倒下的!”

晁信义看着松下长生,心中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,现在这种形势,只要有一丝机会,他就不会放过。“松下先生,在下一有一事相求。京西胭脂铺应该赔偿松下先生的,我一分钱都不会少,也不讲一分价。不过,我有个建议,松下先生不如将这笔钱作为借贷。我以京西胭脂铺的地产做抵押,并支付高于钱庄一成的利息,一年之内还清。”

松下长生一愣,暗暗佩服晁信义破釜沉舟的勇气。很明显,晁信义现在无法筹到十二万。他以借贷的形式缓解资金紧张,不失为一个好办法。

但松下长生有更大的目标。松下长生假装思考了很久才缓缓地道:“京西胭脂铺赔偿松下妆品会社的这笔钱,对我们公司而言,不是个大数目,但我觉得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合作。我可以免掉京西胭脂铺赔偿松下妆品会社的十二万

两。另外,我再出资三十万两,重建京西胭脂铺。我们开办现代化的工厂,我占六成,你占四成。我管理,你只需出工艺配方,以及京西胭脂铺这个招牌……”松下长生微笑着道。

晁信义暗暗吃惊:果然来者不善!

“我好好考虑一下,成与不成,都会在后天中午答复松下先生。”事到如今,晁信义只能先如此回答,并借机为自己多争取了两天的时间。

松下长生也没有在意这两天时间,点头答应。

晁信义一夜没睡,一大早就出门直奔四海钱庄。四海钱庄,是京城规模排行前十位的大钱庄之一。晁信义昂然而入,接待他的是四海钱庄的三掌柜林大贵。晁信义自报了家门,开门见山地提出希望借贷二十万两白银,用于京西胭脂铺的重建。林大贵一听,脸色大变,慌忙起身道:“晁公子,请稍候,这么大的生意,我做不了主,我请大掌柜来和您谈。”

四海钱庄的大掌柜名叫张寿元,矮小,黑瘦,右眼瞎了。他的嘴角含着一根三寸左右的竹子烟杆,烟嘴是根铜管,看上去是乡下老汉自己制作而成的,穿的长袍半新不旧,如果不是身在四海钱庄之内,没人会相信,他居然是四海钱庄的大掌柜。

晁信义看到张寿元进来,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抱拳施礼:“见过大掌柜!”

“你要借贷二十万两白银?”张寿元又拿起烟杆,用力吸了几口,慢腾腾地问了一句。晁信义道:“是”,然后把自己的重建计划详细地说了一

遍。张寿元的眼睛就眯成一条缝,将烟斗往身后的办公桌上放,说:“据我所知,你们京西胭脂铺在宛平还有一块地。”晁信义说:“是的。我们京西胭脂铺的产品虽然有名,可家庭作坊式的生产,也就只能满足北京市场。相反,西方采取的是现代化生产,产品能满足更大的市场需求。我们买那块地,就是想应对现代企业发展的变化。”

张寿元说:“假若你把宛平的工厂建起来,又将昌延里的铺面建起来,需要多少钱?”晁信义看了看张寿元,完全不明白他的意思,心想,这小老头儿该不是玩我吧?但还是回答道:“需要白银五十万两。”张寿元说:“这我就有点明白了,你既然要借钱,既不是借五十万两完成你父亲的夙愿,也不是借三十万两重建京西胭脂铺,为什么是二十万两?”

晁信义回答道:“宛平的工厂,我是一定要建的。只不过目前还顾不上这一步,只能先重建京西胭脂铺。三十万两白银是一个大数目,我觉得在一家钱庄借贷有困难,所以,多跑了几家,已经借贷了十万两,还差二十万两。”张寿元哈哈一笑:“晁掌柜,请恕我直率。以你们京西胭脂铺的处境,恐怕借一两都难。”晁信义被他看穿,反倒坦然了,微微一笑道:“大掌柜好毒的眼光,您说得没错,我的确有借到一两银子。”张寿元哈哈大笑。

晁信义面不改色地说:“大掌柜,我相信您不是一生下来就家缠万贯,您能白手起家,成就这么大的家业,我晁信义为什么不能重振京西胭脂铺的雄风?我晁家虽然家

破人亡,但我们还有几样宝物,价值连城。”

张寿元微笑着打断了他:“你有什么样的宝物?”

晁信义说:“我们有京西胭脂铺的金字招牌,光是这个御赐金匾,价值就不止四十万。此外,我们晁家还有独家配方,这可是无价之宝。第三,我们有人,我和我姑姑。”他原想说,还有我妻子花红蓝,可毕竟他们还没有正式结婚,这话只好吞了回去,接着说:“还有我们晁家的大技师王玉堂王师傅。当然,您也知道,我们还有宛平城的未来发展用地。”

张寿元忽然停止了笑,这次他的目光在晁信义身上停留了很久,然后点了点头:“你说得对。我知道你现在要赔偿十二万两给松下长生。而他愿意给你三十万两合办工厂。日本商人能拿出这么多的钱,那么条件一定很苛刻,如果答应,就是悖祖逆宗,把祖先挣下的家业拱手送给外人。”

晁信义心中一震:“您说得对!”张寿元一边裹烟一边慢悠悠地说:“姓晁的小子,我可以借你六十万两。”“啊!”晁信义吃惊不已。张寿元抬头看了他一眼,不紧不慢地道:“你别高兴得太早,天上不会白白落下馅饼砸在你的头上,我有两个条件,第一个条件,六十万两白银的借款时间是五年,利息月月付,而且比行规高出一成!”晁信义点点头道:“我答应。”

张寿元又开始用火点烟,点燃之后,吸了几口:“第二个条件是,娶我的女儿为妻。”“啊——”晁信义再一次吃了一惊,这个条件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。